

故乡的农田

何友平

故乡的农田是一幅美丽的画，一支乡味的歌，一首古老的诗。

故乡是偏僻的山村。队上一百多亩农田散落在方圆二三里的山谷间，那些水田有的像农家屋顶上的瓦片，从垅底一直叠到山谷顶端。有的像一条条彩带，缠绕在山峦脚下和腰间。有的像蓑衣斗笠，悬挂在山脊的杳杳里。它们被错落有致的农舍牵引，被绿树修竹的山岭怀抱，被潺潺流水的小溪贯穿。站在屋后山顶上环视，那农田原野就像一幅五彩的山水画，美得醉人。

春天，垅田里紫云英一片翠绿，枝头缀满碎点的紫红花朵，把田园打扮得像一个靓丽的村姑。排田里油菜花一片澄黄，艳阳映照金光灿灿。夏秋间，阳光像画师魔幻般变换着田园上的色彩，早稻禾苗由嫩绿变成深绿，由深绿变成金黄。晚稻插上了，农田里又青了，绿了，黄了。那时节故乡的农田像位爱美的姑娘，不时地更换着绚丽多彩的新装。

不知哪一辈的劳作者给队上一百多丘田都起了名字，长的叫长丘，弯的叫弯丘，圆的叫圆丘，方的叫方丘，一头大一头小的叫锤丘，一头尖一头扁的叫钻丘，还有驼丘、扇丘、铜钱丘、银元丘，那一串蘸满乡土风味的田名描绘出每个丘块的生动形态，也饱含着乡人对

农田深深的爱恋和美好的寄托。翻阅那一叠农田档案，读着那一串田名，像欣赏一首农家古老的诗作。

故乡的农田是搭在旷野里的一座大舞台，一年四季生灵万物在不息地演绎着鲜活的戏曲。农家人们在田园里春种秋收，粗犷的吆喝号子在田间飘荡。牛群在河渠边山林里觅草，牧童与牛儿在悠悠对歌，鸟儿在田园上空舞动双翅，双双对对啼唱呢喃，山鸡在稻田里亮出美丽的尾羽，不时传出几声幽鸣。于是，田园里充满了生机，一支支蘸满乡土味的交响曲在旷野里回响。

农田是家乡的一部史书，撰刻着家乡历史的变迁，记载着它与故乡人们的共同命运。我记事起看到农田中间那条路是用石板铺上的，数十丘山腰间排田都是先辈们开山凿石造出来的，田埂背面砌了石头护坡，顺着山势开有水圳。十多条山冲里上部都开出了山塘。我难以想象，在那近乎原始的生产条件下，先辈们靠着扁担锄头完成了田路渠塘如此浩大的工程，开创出这宏大的基业，不知他们曾流下过多少血汗，历经了多少岁月，这难道不是先辈们一部沉甸甸的创业史！

近几十年社会在飞速前进，故乡

的田园也改变了旧的模样。上世纪六十年代，队上两山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坝，修起了一个水库，高峡出平湖，七十年代一条长长的渠道从远处修来，为队上引来了大型水库的甘泉。“农业学大寨”年代队上拉直了许多弯弯的田埂，扩大了丘块，加固了田埂护坡，增添了田间渠道，经过几年的“改天换地”，队上农田“筋骨”更强壮了，“血脉”更畅通了，焕发出青春活力。

近些年，田园与屋场里的人们一道跃进了现代社会，拖拉机代替了蹒跚的老牯牛，收割机代替了原始的镰刀，古老的人力水车换成了电动抽水机，石板路变成了宽阔的机耕道。田园不负农家人的重托，每亩奉献稻谷由过去一年两熟的二三百公斤到如今一年一季的五六百公斤，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故乡的农田年年高唱丰收的凯歌。

故乡的田园里留下过我童年的欢乐，春日我们在水田里捉鱼捞虾，夏日我们给在田里劳作的父辈们送茶递水，秋日我们在田野里放牧嬉戏，冬日我们在原野间玩冰赏雪，那里，一年四季有我们的足迹，有我们的快乐，飘荡着我们童年的欢歌。

高中毕业之后，我回乡加入了田园耕作的劳动大军，翻田、积肥、插秧、

收割，一年四季，早早晚晚，我与田园厮守，用汗水滋润田园的肌肤，用辛劳唤醒田园的灵性。那些年我和田园一道合唱着昂扬的战歌。

转眼二十多年，我又回到了故乡那生我养我的田园，久别重逢，我感到它依然是那么熟识，那么亲切。我抓一把农田的泥土，芳香依在，温热依在，可细瞧它，感觉它似乎有些憔悴衰老，山田排田里长满了杂树荒草，田埂崩塌，已不见昔日平整光鲜的模样。据说队上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离土离乡，作田的人少了，已无力打点队上那一百多号水田，只好忍痛让偏远山田荒芜苍老。都说人生易老天难老，难道家乡这亘古的农田也会老去吗？

站在静静的田园里，我想，千百年来农田用乳汁无私地抚养着家乡的人们，让屋场里代代生生不息，故乡的人们对你那么依恋，那么敬仰，一定不会让你衰落老去。中央已下达了多个加强“三农”工作的文件，给乡村注入了强劲活力，故乡的田园应该是正在蓄势待发，正在退茧新生，一场好戏就要上演，田园里那寂静应该是这曲好戏开场前的短暂肃静。是的，故乡的田园它不会荒凉，不会衰老，它永远是一幅迷人的画，一曲动听的歌，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情醉牛踩石

封志良

牛踩石，又名牛迹石，是一座山的名字。这座山就是常宁东南部大义山脉的主峰。传说，太上老君云游至此曾对这片山水赞不绝口，其所骑青牛因贪吃山顶石隙中灵芝仙草而在石头上踩下了一个巨大的脚印。这就是此山得名的由来。

一直以来，这座山在我心中有着很深的印象。小时候，从老家的门前向南边翘望，能朦朦胧胧地望到它雄伟的轮廓。在那个缺煤少电的时代，父辈们都曾在此山中打过柴。他们说，山间处处皆有泉水，且常年涌流不绝。辛劳过后，他们在此驻足牛饮，疲乏顿消，下山时，还要美美地再喝上一口，甚至还要用准备好的袋子装上一袋，带回来以供家人享用。

关于牛踩石，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父辈们口中流传。说是很多很多年前，大义山脉因为矿藏丰富，很多矿工曾在此开山戳石、挖锡采硼。然而有一天，一位矿工在山顶的池塘边无意中发现一位美丽的姑娘正在此更衣沐浴，他怦然心动。但他并没有独享这美丽的尤物，而是悄悄跑到矿下，喊来更多的矿工前来观赏。当全部矿工从矿井下爬上来时，沐浴的美女却不见了。而就在此时，矿山突然坍塌，矿工们躲过一劫。当地人传说这个美丽的女子就是天上的何仙姑。她来此沐浴就是为了搭救这些即将蒙难的矿工。这似乎有些神话的色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鲜活而动人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让我心生神往。

当生命的河流淌过无数个春秋，我早已不再是那个轻易就被打动的少年，开始对本地一些风物产生兴趣，

也关注起牛踩石这个有些熟悉却又有些神秘的地方。

今年的春天，终于有了机会，朋友相邀一同去爬牛踩石，于是欣然前往。前去的途中，我在心中暗想，既然找不到关于牛踩石的相关文字记载，那么就得怀着一颗敬仰之心，用自己的文字存留这山间深隐的神秘和神奇，让它不再被人忽视与冷落，即便我的文笔是如此拙劣。

来到山脚下，顺着山溪往上走。抬头注目，我发现这大山犹如一位含蓄的老者，仿佛在悄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而那清澈的山泉从山涧流出，声音是那样令人神往，仿佛是一曲交响的音乐，时而高亢，时而柔缓，将沙石濯洗得清透空明，将山间树木映衬得空灵幽远。我们一行人时而打量溪石上击起的朵朵水花，时而望望那被溪水冲洗得沟壑纵横的石壁，时而想想溪流旁那些坚韧生长的树木，不由得被这大自然中和谐共处的物事由衷折服，心间也就有了丝丝舒适与恬淡。

行至途中，同行者跟我说起发生在此地的一个故事。说是清朝晚期，湘南瑶民起义首领赵福财，败退转移就是在此地被官兵伏击而亡。这里原有一条溪流，原本无桥，平常百姓若要从此地经过，只得攀援连接两岸的两根巨大的龙血藤。当年瑶民义军被追击时欲通过小溪前往牛踩石深处扎寨安营，然而在他们到来前，官兵却砍断了那两根龙血藤。上万瑶民义军进退无路，全部被狙杀在此。县志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是当时起义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流，而那两根龙血藤的血也流了七天七夜。据传，自那以后，该地的泥鳅也全呈血红色，老百姓每每捕获，往往不忍餐食，将之放生。

沿着山间小道往上走，但见路边灌木丛生，翠竹摇曳，鸟鸣山更幽。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时而采一束路边的野花，闻一闻这大自然的清香；时而寻几颗野泡，找一找儿时浓浓的记忆，竟也有无限乐趣。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怀揣着征服山顶的心情，穿行在曲径幽明、九曲回肠的山道中，我仿佛感到心中正在有一丝丝失去的情愫在被什么唤醒。

山腰有平素难得一见的野生茶叶。这里的野生茶园虽无人照管，却自然生长得非常茂盛。这些茶树吸取山间优质的泉水和养分，所产茶叶质地优良，叶衣嫩绿明亮，汤色清沏明净，浸泡滋味悠长，甚至超过人工精心培育的茶叶。在途中，不多时就能看到三三两两采茶的农妇。询问她们一天的收成，竟然每天也有好几百元的收入，让我们这些城里人感到汗颜。而那火红的杜鹃则如晚霞翻腾，千枝万朵浪漫地绽放在山谷中、丛林间，在风中欢快地摇曳，尽情地舞蹈，让人看了眼馋，赏了心醉。忽然想起两句诗：“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似乎与此间情景较为契合。

登上山顶，已是正午。我们看到了那盛传持久的石屋，但不知为何人所建，因无人居住照看，显得有些破败。走近了，我们才发现门上有三个斑驳的字：“牛□石”。中间一字，早已风蚀不见，不知是“踩”还是“迹”，抑或其它。这也许就是我们至今无法说出此山真正名字的原因。

巨石上的蹄迹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大，也不只是一个，但其中都蓄着一些清水，水光透亮，好像正发出一层寂寂的光芒。此时，天空皎洁蔚蓝，倒映在蹄迹中，显出格外的高远。

从乡下来的蜗牛

胡剑英

洗碗池边
来了一只蜗牛
应是和母亲的蔬菜
一起进城的
那时它还没睡醒
或者是对大城市好奇

母亲走了
说住不惯这里
小老乡，不要慌忙啊
上还有二十层
下也有二十层
小心跌下去
被匆忙的脚步踩成泥

我下班回家
卸下壳和面具
袒露柔软的自己
我用笔杆
碰碰你的触角
嘿，我不在时
可有门铃声响起
别在纸田上徘徊叹息
一根银弦儿弹着思乡曲

到时我们
一起回到老家去

访 云 集

肖启元

响钟山下清泉流，
云集新城彩云飞。
新城会集雁惊回，
纵横交通宝盆聚。
风水人财物俱备，
科学发展流金地。
门墙桃李半士子，
融城文章指日待。